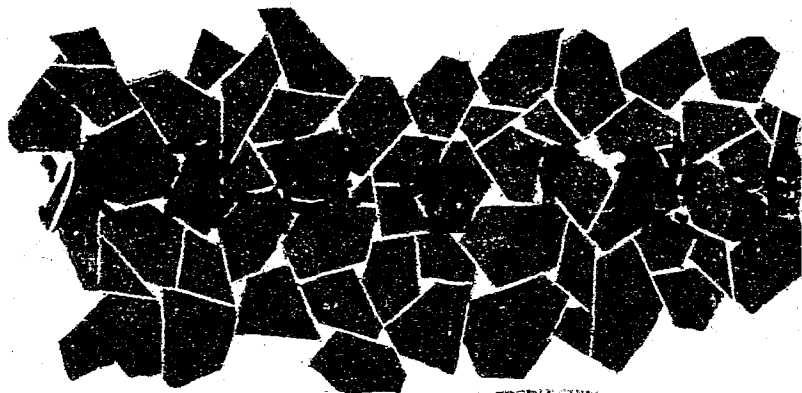

農民翻身小叢書之一



農民翻身小叢書之一

圖書部

21622

MG
I246.8
266

農民翻身小叢書之一

誰聽了也得落淚



3 0706 5836 8

冀魯豫書店
印行

13.42
1

05446



A170449

目錄

- 一、誰聽了也得落淚
- 二、整了三十八年的冤氣
- 三、白老太太氣的死去活來
- 四、逢心娘訴苦
- 五、王慶海訴苦
- 六、張繼珠爲啥上吊死了
- 七、純集的天瞎了
- 八、宋廣才殺人發家
- 九、大惡霸張有智罪該萬死

誰聽了也得落淚

望川、魯誠

——記汶上六區積極份子訓練班訴苦會——

接連刮了兩天北風，坑裏的冰凝結得駝動了小孩，地主好戶們早已偃着火鍋，再也不出門了。

十二月二十號早飯後，三百個沒地種的窮漢，集坐在齊南東頭的一個院落裏，吐訴自己的苦水。

四十七歲的房子安打了頭一砲，他說：『我家住房莊，從我記事就是那一畝半地，家裏七、八口人，冬天一條破被子，熱天沒窩過件新褂子。那年霜打了玉黍蜀（荒年）俺吃了一冬天糶穀，吃的大便不下，俺娘使鐵子給我往下挖。』他黃瘦的臉上帶點羞紅。

「我吃過紅薯秧子，要過飯，比你苦的多。」西陳莊的石宗林

搶着說，「有一次，八月天，刮着風，下着雨，我不能到外頭去要飯，俺娘叫我到門前坑裏去拾水上漂的爛菜吃，被地主張守勤的三個兒子截着，不讓我出來。我只罵了他一聲，就被他三個痛打了一頓，他父親知道了，還立逼俺娘下着雨離開他的一間破房子……」他的眼珠通紅，不時發出酸心的冷笑。「我母親知道窮人難，不問誰的是非，只是一面向着我哭，又一面向着地主笑，哀求……」後來我總是想當土匪去報仇。」

「我的苦水不能說……」陳莊的張興有坐下，擦了擦就要崩出的眼淚，又站起來說：「俺爹下關東，俺娘抱着我，領着俺兩個姐姐在家要飯。那年到郟城水堡集去要飯，一家地主正在吃飯，二個大狗汪的聲上來，俺娘光顧俺姐姐，不防備叫狗在腿上咬了一塊，血……」他說着，哭着，熱淚直滴到嘴邊。他用手擦了擦又接着說：「後來俺爹從關外打了幾個錢，想回當給地主姓張的那一畝地，誰知他黑了良心，硬說是死價活約。叫姓崔的中人證明，他說下

人不知道，後來又轉成死地啦！俺娘没法，只是……哭……」他抹了把鼻涕，斷續的又說：「有一次，俺娘幾個餓了兩天，好容易稱了二斤米，到碾上去推，地主黃鬍子見了大罵，他說今天是二月二「龍台頭」，碾，不能動……」他哭得再也說不下去了。

「俺娘是吃麥糠吃死的。」韓崗的王度員，他原沒打算向人說，以為太丟人；可是他手裏一塊小破布（手巾）早被淚水溼透了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他說：「那年俺淨吃草薊薊（草根）棉花籽、紅薯葉、樹葉、麥糠，俺娘吃得混身腫，大便不下，一崩（不久）的意思）就死啦！」這時全場沉靜。

東北角裏幾個老太太，老是用一隻手扯着另一隻手的袖子往眼上擦，都擦得通紅。

男人們的頭，低下去，低得摸着胸口，手指甲老是在樹皮糙皮上，總沒有一個吸烟的。

大屯的韓英義，臉上長滿了皺紋，不齊整的黃鬍在震動，他衝

殺了會場的沉寂說：「我出了一輩子的力，治下了十來畝地，開河的漢奸隊無故把俺兒抓走，硬說他是摸範班，記去了十二萬二千元，家產化淨了，還欠下很多賬……」

西陳莊的秦振魁站起來說：「我十三歲那年，霜打了玉黍蜀，俺爹俺娘領着俺兄弟六個要飯，還有俺七十多歲的個爺爺，整天餓的哭。到了春天，我餓了三天沒吃啥，好不容易爬到樹上勒榆葉吃，被地主張守讓看見，他躲着腳大罵，說是勒了葉，樹就不旺啦，我還慌帶怕，眼前一黑，摔了下來，當時是死了。鄰居給家送了個信，俺父親把我背了家走，說那樣俺爹一聲也不敢……」

「俺姐姐叫地主韓進林打死了！」韓崗的韓英俊他握緊了拳頭，眼裏含着血紅的水珠，憤怒的說：「俺姐姐那年十八歲，到地裏去拾莊稼，韓進林他硬說偷他的莊稼，把俺姐姐痛打了一頓。她想！十七、八歲的閨女，叫人家無故打了一頓，誰不惱的慌？俺姐姐就哭着跳坑……死……死……」

「狼心狗肺！」

「該叫他償命！」

「從前窮人那裏是人！」

「他們也有今天！」

階級的仇恨，像烈火一樣的燒着每個人的心，百三個人的嘴裏發出了氣憤的判論。

聯合會陳主任被感動了，感動得他流出了同情的眼淚。他向着大夥做了反省，又堅決的表示：「我來了七、八個月，不知道大家有這些冤仇，更沒有很好的領着大家把它解除，這是我的罪惡！我今後一定堅決地領着大家要回土地，討還血債！」

這是太陽已歪到了西邊，廚房的飯也冷了，會議隨警告結束。

整了三十年的冤氣

周治華

西河有個老太太，恨透了地主的毒藥，在羣衆清算訴苦大會上，她哭着說：『我聽說同志來開了兩次會，叫有苦的訴苦，有冤的中冤。我活了七十多歲，沒見過這樣好事情，沒見過這樣好的隊伍和這樣好的政府！我的苦整了三十年了，我的苦，到死也忘不了。』三十八年前，我是一個窮人，我和閨女出去要飯，回來的時候，走在路上拾了兩穗高糧，過路走到吳坑村的地主吳××地頭，他硬說我偷了他的高糧，把我打了一頓，還奪走了我的籃子，我窮，沒籃子就無法出去討飯啊！這時候，我眼裏擒着淚，雖說他打得疼，我也得去要回自己的籃子，我一直跟他到家裏，他還是不給，我還是他要，他便一面罵，一面拿糞叉子，鋤了屎抹到我嘴上，那時

候是好主的天下，我沒有法子，只得吃了他的氣。到現在，八路軍來了，同志們來開了兩次會，我才敢對你們說。今天我訴了苦，出了我的冤氣，到明天，地主吳××來殺了我，我也不虧。我三十六年的苦到今天我才免了晴天……。」說着眼裏又淌下淚，哭得說不出聲來。

白老太太氣的死去活來

王浩明

堤子附近十三個村的羣衆八百多，成羣結隊，向「百忍堂」李家大地主控訴。有的哭喪着臉兒，表現出他滿肚子的冤枉；有的氣憤憤的扛着紅槍土炮，表示現在已是窮人的天下，他們一齊奔赴堤子去申冤訴苦。

會場上仇恨的火和悲憤的眼淚交織着，意見紛紛，爭先恐後的控訴，一陣哭聲夾雜着一陣怒吼。

白老太太，今年七十多歲了，在會場上氣憤的訴說着：「我二十六歲那年，丈夫因為窮下了閻東，剩我和兩個孩子要飯，四外八莊的老少都知道我。我二十八歲就給東家（堤子李家地主）做活，景起晚睡，一天給她拆洗兩床被子，再紡半斤棉花。東家變氣臉，我

就變笑臉，東家叫我滾蛋，我就磕頭跪門，可是就這樣，三年沒見一個小錢，逼得我兒下了閻外，死在那裏啦！後來東家辭退我，我一個人沒法子還是要飯吃……」她說完，就坐在地上，她抽咽的哭了，不多會氣的昏過了。婦女們（女同志在內）都眼淚紛紛的往下流，叫喊的叫喊，順氣的順氣，參加會的男子們，臉兒血紅，伸着脖子咬牙切齒，摩拳擦掌，大罵：「地主沒血喪良心。」「接着一陣高呼：『給地主出牛力，還得受苦罪！』」「出一輩子力，受一輩子罪，堤子李沒良心，我們團結起來，打倒堤子李！」

基幹隊的看護員來了，給老太太打了一針藥針，慢慢她才清醒過來。

逢心娘訴苦

進田

南李喬李村佃戶逢心娘（抗屬）向乾元區聯合會訴苦說：說起來，真是惱死人了，俺種李新榮的地，種了十三年，十三年來驟遇受氣，到後來又落了個「不讀種」。

這不是說俺逢心他爹沒本事，俺逢心的爹天天起五更睡半夜，俺逢心也幫助他做。

這幾年來，批頭都是「二八」，秋麥一樣，草還得給李新榮，十三年一點啥沒落住，自己的八畝地也給芻雜去了。

歉收那年，俺一家老少五口子到外邊去要飯，逢心他爹給李家種地，不能出去要飯，他把俺送走，就去給東家鋤草，到俺要飯回來，他已經餓死了！……

東家不讓俺種了，他還說臭話，說什麼：「窩窩頭，可不是容易吃的。」

那年麥前揭他二斗豆子的月糧，麥前他向俺要二斗麥子，戶家雲彩眼里的事都想到了，他黑夜白天想抗死俺一家人；俺給他種地的時候，受的他那些氣實在說不完呀！一次，他推走了俺的小車子，俺要使，到他家去要，他的狗把俺咬了一口，俺就喊：「大孀子，你的狗把我咬着了！」他說：「誰叫你到俺家來，在你屋裏準咬不着你！」又一次，李新榮的老婆借了俺家的彈花弓，俺小就去要，不光沒有要來，還把俺小兒打了一頓，說俺小兒偷了他的北瓜啦！你看這不屈死人嗎！退地以前，俺小兒常到西北地裏去，去慣了，退了地，他還當是他爹種的哩！小孩子不懂啥，那年秋裏在地裏把俺小兒打的哭回來，說他偷吃了他的玉米糗子，這都是李新榮辦的事！

那時孩子小，受了氣以後就哭着對俺說：「娘！咱得他啥樣？！」

他待咱啥樣？」咳！「咱對他啥樣？咱對他孩子，過去俺給他做活時，早晨給他孩穿衣裳，晚上脫衣裳。」……

還是在那年鬼子剛剛掃蕩完，逢心參加了八路軍，那是秋後，怎么也忘不了呀！從那俺看見八路軍，就像看見了俺自己的孩子一樣樣的。八路軍來了，共產黨的同志來，有天大的冤屈事也能講了。

王慶海訴苦

洪 偉

去年八月十六日早飯後，小營的農會長王慶海來找我，他看了我房東的院子，痛心的流出淚來，同志們總住的這家是張衍鳳，他去年就跑了，要是我着他，我得和他講講理。我父親給他家種了十幾年地，後來年紀大啦，我能做點零活了，就俺父子二人算一個工。地主看着俺是老佃戶，叫俺父親給他操心照料牲口，使車。這天拉黍稽，是五套的牲口，拉到昏黑時，天下雨了，這時俺父親慌慌張張把牲口卸了，黍稽未能整治，第二天東家出來了，三見黍稽未收拾好，就喊俺父親，墩墩的叫「你爲啥不把黍稽收拾好？」俺父親說：「來到時，天不早了，又下雨，把車卸完，雨就下得很緊了，所以沒有收拾黍稽。」地主說：「下雨怕啥，不是冬天，還能

淋死你嗎？——你倒聽聽：「這冬衣是粮食，反正是柴火，淋點怕啥？」地主大了，——媽的！還有理呢？最作着！——俺父親說：「你別罵人！」——罵人還想挨打呢？」——冷不防的，耳光子打來了，接着打了兩三個。俗話說：「窮不給有門！」——鬧了陣子，事就完了。

可是地不叫種了，算了算賬，退了佃。三四天後，俺父親病了，覺得肚子不好受，窮人沒錢，看了看不見好，也沒有再看，一天嚴重一天，隔了幾個月，肚子鼓得很大，俺父親就俺祖母，俺母親，俺兄弟四個，都叫到跟前，沒有說話，淚就喇喇的掉下來了。——掀開了衣裳，摸着肚子說：「娘哎！我不行了，肚子漲崩了，哎呦！你這兒不中用了！」眼淚喇喇的又流了一陣子。停了一會，嚥了一口氣，接着又說下去了：「慶海來！你兄弟四個屬你大，這一家子人家指望你領着過，你餓死不要給戶家種地，你要知道我的病怎麼得的，你爹死在誰身上的。我死後，你領着你奶奶，你娘和你的小兄弟，下北要飯去，別回來了，離開小營莊吧！小營莊沒有咱的飯

！」越說越難受，眼淚流了滿面，口張氣喘，眼睛睜得多大，氣接不上來了，他看了全家幾眼，哼了幾聲，便死了！

他說到這裏實在說不下去了，嗚嗚的哭起來了，當時我也掉淚來，我硬了硬心，止住淚來安慰他，……

張繼珠爲啥上吊死了

郭文傳
寫

郟城七區義和里，違法地主初采範，自從增資減租開始，即積極進行破壞；打酒弄菜的收買僱工佃戶。後來僱工仍叫他增資，他就說：「你慌啥，人家怎麼辦咱怎麼辦。少不了你的，咱（拉起近親來了）別先唱黑頭！」他對莊上的貧苦羣衆，就開會，分給他糧食吃，對幹部却採取封鎖的辦法。不光有軟的，還有硬的，他曾經威脅僱工張繼珠說：「中央快來啦！八路軍在這裏待不長的，八路軍能走，你可走不了呀！」

但是僱工張繼珠，並沒有被初采範迷惑住，因爲增資是合法的，合理的，張繼珠仍舊要他增資。

自從增資以後，初采範就把僱工當成了仇人，總是天天在想整

點，來坑害張繼珠。當僱工會討論增資數目，規定了張繼珠的工價是第一等，去年和今年都是一千斤糧食，（麥子，荳，紅糧各三分之一）五十尺布，因張繼珠這人耳背，用大聲說話還得靠近他的耳朵，才能聽着哩，所以在那裏，雖然參加了會議，他並沒有聽多清楚，可是違法地主初采範就抓着這機會和狗腿初采運一同坑害張繼珠：「你去年糧食是八百斤，布四十尺。」張繼珠說：「就這樣吧！」狗腿初采運說：「今年的工價是一千斤黑糧，五十尺布。」張繼珠說：「行！就這樣吧！」可是直到麥前，布還是沒給，僱工會裏又決定：一個夥計每年四雙鞋，兩雙襪子，兩塊手巾。其他僱工很快就得到了，但張繼珠仍沒有得到啥。這時初采範因為怕張繼珠到工會去告他，工會裏再鬥他，就又定計要把僱工趕走，他對僱工張繼珠說：「你的糧食和布，人家都知道你没弄回家，工會想抓你遊街戴綠帽子，把去年的糧食倒回來！」老實的張繼珠就害怕了，在過麥的時候，一個黑夜裏跑了，於是地主初采範又抓住這機會在村裏

到處宣傳：「給僱工增了資，不好好的出力，大麥天又回家了。」可是事情並沒有像地主初采範所想的，過了幾天張繼珠看看沒事又回來了。萬惡的初采範，還不甘心，接着又利用狗腿子初采運嚇唬張繼珠：「你糟了，糧食不能白增，還得抬担架去哩！」耳背的張繼珠沒聽清是啥事，初采運又甩手指床說：「叫你抬這個，不去還不去，城裏的得抓，抓去槍斃！」僱工張繼珠吓壞了，就偷偷的去跳了井。因為救得快，沒有死，初采範又告訴張繼珠說：「你對人說你在井上去拿井繩，一慌自己掉下去的！」第二天他就叫張繼珠回家，可是又怕張繼珠到聯合會去說，於是狗腿子告訴張繼珠說：「你可別到聯合會去，你到那裏準把你扣起來，東家已經告上你啦！」可是張繼珠想：「死也死個明白，就是死了也得去說說。」巧得很，在路上就碰上區裏的辛同志，見了面張繼珠二話沒提，張嘴就說：「我也不怕你押起來，我給你說說俺東家的些事……」一面說一面哭，把一切都說給辛同志聽，說完就回家去了，沒有兩天的

時間就上吊死了！

違法又惡毒的地主初采範的心願，總算實現了；但僱工張繼珠，在解放區，在民主政府的領導範圍以內，在廣大羣衆已有出步覺悟的地方，是不會讓這樣老實的僱工白白的死掉的，在六月廿二日那天，在義和里村，三千多羣衆的大會上，向違法地主初采範講了理，政府、羣衆給張伙計報了仇。

純集的天晴了

健吾

純集是城武和單縣邊界的一個莊子，有二百多戶人家，八百多口人，六月二十四那天這莊的李玉秀、李秀珍、和李修田三個人，被二十多杆的二千多羣衆控訴公審後，政府處李秀珍死刑，處李修田徒刑三年，並下令捉拿李玉秀。從此純集就由暗無天日變成了晴天。

癩過拔毛

民國二十五年，李秀珍、李玉珍兄弟倆就開始輪流着當村長，那時他叫莊上羣衆成立民團，誰也不敢違抗。民團成立了，每到晚上就架戶，白天就攔路打劫：孔河糧食的小販被劫去十幾車糧食。

；單莊和張樓推棉花的也遭了劫；一個賣油的被劫以後，人也被擄到八里河；南劉莊的劉清訓被活埋後，全村運出五元錢，說這是『安葬費』……從此過圓莊的人誰也不敢從純集過了，大家就送他一個稱號：「燕過拔毛」莊。

依靠「民團」搶來的東西，他們也有法消耗，李家兄弟在一塊天天吸大煙和賭博，拉戶拉來的牛，常剝着吃，牛肉舖也是大煙館，大煙館也是賭場，他們曾在這大煙館門口，搭戲台唱了幾天戲，但錢呢？是出在全莊的花戶身上。

勾結敵僞

齊寶德是李玉珍的乾親家，在城武縣淪陷後不久，齊寶德就當了漢奸，李玉珍就擺酒席請齊漢奸，並且拉他住在純集，於是加給純集羣衆的新災難又開始了；首先就把全莊的青年，用欺騙強迫的辦法叫羣衆參加齊部，編成了二連；接着就斂這斂那，他說：「鬼

純集的天晴了

鍾 吾

純集是城武和單縣邊界的一個莊子，有二百多戶人家，八百多口人，六月二十四那天這莊的李玉秀、李秀珍、和李修田三個人，被二十多村的二千多羣衆控訴公審後，政府處李秀珍死刑，處李修田徒刑三年，並下令捉拿李玉秀。從此純集就由暗無天日變成了晴天。

癩過拔毛

民國二十五年，李秀珍、李玉珍兄弟倆就開始輪流着當村長，那時他叫莊上羣衆成立民團，誰也不敢違抗。民團成立了，每到晚上就架戶，白天就攔路打劫；孔河糧食的小販被劫去十幾車糧食。

；單莊和張樓推棉花的也遭了劫；一個賣油的被劫以後，人也被埋到八里河；南劉莊的劉清訓被活埋後，全村還出五元錢說這是『安葬費』……從此過圓莊的人誰也不敢從純集過了，大家就送他一個稱號：「燕過拔毛」莊。

依靠「民團」搶來的東西，他們也有法消耗；李家兄弟在一塊天天吸大煙和賭博，拉戶拉來的牛，常剝着吃，牛肉舖也是大煙館，大煙館也是賭場，他們曾在這大煙館門口，搭戲台唱了幾天戲，但錢呢？是出在全莊的花戶身上。

勾結敵僑

齊寶德是李玉珍的乾親家，在城武縣淪陷後不久，齊寶德就當了漢奸，李玉珍就擺酒席請齊漢奸，並且拉他住在純集，於是加給純集羣衆的新災難又開始了；首先就把全莊的青年，用欺騙強迫的辦法叫羣衆參加齊部，編成了二連；接着就斂這斂那，他說：「鬼

子來了，非得拿錢免免咱的罪吧！』這次全村就繳了兩萬多元。單就去年秋天以前，一年的統計，一畝負擔到一百四十斤，因此那莊的羣衆只有吃糠嚙菜，吃不到什麼糧食。最後就鬧到誰都不願意要地了，最好的一畝地，只值十斤高粱。在繳東西的時候，誰不拿或少拿，他就隨便毒打，歐朔成全快要餓死，賣了三畝地剛賣了幾個錢，就給李玉珍一齊拿去了，還打了一頓。不光這樣，他還把繳來的東西，放高利貸，借一斗得還三斗半，誰敢怎樣他呢？他有個日本主子漢奸爹。

有了希望

去年秋天八路軍解放了城武縣，羣衆心裏都有了希望，認為若難可熬到頭了。可是李家兄弟又來了新的一套，就找了一夥人，成立起農會，叫他兒子李修田當村長，李秀珍當鋼槍隊長。農會一成立，接着派搶錢，侯思成是個窮佃戶，自己指地沒有地，還攤了二

千元，可是富農地主却拿的少。對農會他自己不當會長，放一個很老實的貧農，可是他却逼着農會長當自己的乾兒，以便掌握，同時又叫他兒子李修田成天跟着農會長，好監視着別向聯合會說實話。區幹部也長時間被他欺騙着，幾個幹部住到純集，李玉珍兄弟就一面封鎖，一面處處迎合收買，經常拿酒肉給幹部吃，幹部不吃，他就甜言蜜語的一套，再就把東西放下就走，對農會工作，則盡力破壞不做，農會要鬥壞蛋，他就先通知壞蛋早準備設法。莊上的槍丟了一支，他便說是農會長偷的，以打擊農會長，莊上的抗屬受不到優待，可是李秀珍爺們把農會當成自己的工具，任意指使，農會員可以不停的給李秀珍家幹活，所以苦難的日子仍壓在羣衆的身上。

天晴了

今年四月後，清算復仇的浪潮展開了，純集的真象向區聯合會透露出來了，李玉珍兄弟爺們三個被政府逮捕了，接着農會擴大到九

十七人，純集聯合了外村向李家爺們算了賬，開了清算大會，十九年的血債得到了償還，全莊被壓迫的窮人們開始笑了，街頭巷尾在議論着：純集的天可晴了，共產黨真是救苦救難的菩薩呀！

宋廣才殺人發家

——記鉅南十七個村的群眾鬥爭——

五月二十四日在鉅南縣垌垌十七個村的羣衆千多人，在宋莊召開追悼宋莊農會長宋允存、宋允發被害週年大會上，鬥爭勾結敵偽，欺壓羣衆的地主兇手宋廣才。

宋廣才是一個刁滑兇惡的地主。周圍的村莊被他勾結軍閥（抗戰前）、偽軍、詭詐的就有十幾家；本村的羣衆直接被他吊死殺害的不計其數。去年又把宋莊宋允存、宋允發看成眼中釘了，便拿定主意害他倆，於是，搬到偽據點沙土集附趙莊住，他拿一支鋼槍，十排子彈，三錢海面，買通了觀音集三角廟上的漢奸隊長李傳文，把××長抓到龍垌集當夜就槍決了，其他被抓的人，打的死去活來

逼的村裏拿偽鈔，二十七萬才贖出來。今年三月，民主政府把宋廣才押起來，一開展展奸訴告運動，這回老百姓都跳起來了。在宋莊新農會長宋允龍領導下，聯合了附近的巴菴，馬台子，張莊，張表集等十七個村子，在家莊訴苦大會上，在兒童團唱過歌，主席宋允龍報告過了開會意義以後，宋允存的老婆恨恨的指着他說：「你虧心不！害的俺這樣……」他哭的說不出來了，主席替他說明了她的丈夫是怎樣被害的。接着宋允海氣恨恨的走到前面給大家說：「我是他堂姪，二十六年老幹抓壯丁，他花五十塊現洋買我替他當兵，鬼子來老韓的兵往南跑了，我才回來，他還欠我十塊，過年我沒啥吃，跟他要，他不光不給我，還反過來罵了我一頓；不光這樣他第三天就說我，說我夜裏把他的牛偷走了，把我送到張表集聯莊會局子裏，用繩子拴住我兩個大姆指拉到樑上，腳上用磚壓住，他親手用棍子打我療瘡疙瘩。這還不算，他又叫人用火香燒我胳膊，他說：你乖乖的承認吧，承認了咬了別人就放你！你讓我死過去，又

用雪水把我冰過來，又把我綁到板凳上，用瓶一墊到腰底下，我實在受不了！當時我了幾個人，才答應了出來不告你！才把我放了……你真狠心啊！」他說着就用棍子打起宋廣才來了。他真恨極了，去咬他的手指頭被主席攔住，才哭着走回去。宋廣義說：「俺倆是堂兄弟，那年他要蓋房子，托人買我的宅子，我不賣，他就生心害我，他到沙土集馬家管（軍閥部隊）去告我，把我偷了兩支槍，把我抓去跪板子，壓我三四杠子，托保人花了錢，才把我放回來，宅子也弄到他手裏去了！」他又把宋廣才怎樣害了宋允存、宋允發的經過講了一遍，羣衆聽了到這裏恨極了。最後村長宋允龍說：「八路軍來了以後，我已經給他墊了三百斤麥子，二百五十斤粗糧，五十斤荳子，他逃避負擔什麼也不拿。」十九個苦主，把他的罪惡一條條的都說出來，他只好向大家承認錯誤，並賠償羣衆六千斤麥子，一支鋼槍，他應受的徒刑交政府處理，大家在：「擁護毛主席！」「被壓迫的人團結起來！」「共產黨萬歲！」聲中散會了。

大霸惡張有智罪該萬死

——記博平四區訴苦大會

博平四區召開了反大惡霸張有智萬人訴苦大會。

張有智是四區郝莊人，今年五十二歲，大兒叫大禹，二兒叫大存。是博平大漢奸羅兆榮的乾兒子，民國三十一年，張有智仗漢奸勢力，自封為保長後，就惡性大發，做了無數傷天害理的事情：他殺過兩條人命，逼死過三條人命。在荒年，有個堂邑縣的老太，一太到郝莊要飯，張有智說他是八路的探子，將她打了個半死，又活埋了。張有義在三支部當兵，後來帶了三支槍跑回家來，張有智講好四百斤糧買，但他只給他四十斤，張有義向他要，他就在夜裏把張有義殺了。他的狗死了，誣賴孫莊的孫增海吃了，就罰了人家三

百斤花生，孫增海得了氣，鼓病死了。張學山與張永廣在荒年都是因餓不起給養，被他逼死了。二、張有智強姦了八個婦女，還抱着三胖的老婆，把公款給她四萬多元，在村裏見了媳婦，他總要調戲一下；大標不正二標歪，他的二兒子大存更下流，張有智自稱「大官」，大存就稱「小官」。「小官」每說一句話總是自稱「寡人」，他仗着漢奸乾爹的勢力，整天帶着匣子槍到處打罵百姓，強姦婦女，他經常罵街說：「看你那舅子們的頭上有鋼板。」被強姦了的婦女們，因為怕人不敢在大會上誰，以後經調查，就有十多家婦女被強姦過。一天大存到張××家去，女主人問他有啥事？他答：「我來×你！」她很害怕的說：「你可不能喪德。」他說：「那正好……」結果就不講理的把人家的少婦強姦了。張占珠欠給養，大存揭了他的門和鍋，又強姦了他的兒媳。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二日，大存又到張占棟家去將人家的婦女強姦了。張學義欠給養，他就要強姦他姪女，未隨，就加倍罰他出給養。大存每天夜裏都要爬牆強姦才能安

生，每次都強逼村公所工友部長領等托着進院子，再托着他出來。張有智強姦過田氏母女二人。一次他去強姦張占元的老婆，被張占元用棍打出來，他就向漢奸報告說張占元當八路軍，抓了去押送程一莊，九十三天，家產花盡後，也不放他出來，以後他自己偷跑回家，辦好酒席請張有智，說好話，才算罷休。三、郝莊一百四十餘家，被有智敲詐勒索的在百分之八十以上，被他逼的傾家蕩產的十五家，三十年來他勒索所得達二百多萬元。他敲詐的方法特別新奇慘酷，二喜因繳不上花項，被吊在樑上打了個死，費了半夜的工夫才爬到家，還扒了他房子擋花項。朱廣聚被他吊打三次，結果又罰牛一頭，地三畝，母親被氣死了。郝長法欠給養，張有智扒他的房子三間，自己蓋了房子。更殘酷的是他將欠給養的囚在小屋裏，屋內點着火，將門窗用被子堵嚴，讓被囚者受悶。譬如，張學旺之妻因欠給養，即在六月天被剝光了衣服，從早飯後囚到黃昏，他的兒子氣死了。

三年來，他貪污的東西，除了他一家整天大吃大喝和他搞女人外，又受了六十多畝地，像這些罪狀，說幾天也說不完。郝莊被他壓詐的民衆，對他早恨極了，在敵偽的統治下，誰敢伸訴呢？

縣裏解放了不久，就有本莊的張大考等紛紛到民主政府去控訴，並組織力量，成立了農會，曾經鬥過幾次，他始終不承認錯誤，反仗勢欺壓農會，農會不得已，就將他綁送縣府處理。他的大兒子大禹，在當天夜裏帶着幾個流氓，帶着三支槍去莊上抓積極份子，林中的幹部，一面去報告附近駐的縣大隊，一面抵抗，張大禹等被衝散。大隊也趕到了，在村外就迎頭碰上張大禹，偽護稱是報告的，指積極份子爲土匪，他們也莫明其妙的就把積極份子誤綁去了六人，帶回駐地。又巧，區聯合會幹部碰到了，說明了真象後，才釋放了積極份子，即刻將張大禹綁起來，送到縣府，當夜他的二弟大寿和他的助手流氓全逃跑了。

十四日郝莊全村開訴苦大會，被害的男女羣衆都準備好了，

子、刀子，棒槌上釘了釘子預備報仇。到會有全四區及六區的羣衆萬餘人，會場上貼着這樣的標語：『氣滿胸，眼含淚，訴苦申冤！』『男女老少大聯合，今天跟大官小官算總賬。』不久，聽霸張有智及大禹也從縣府牽着跑了，大會便正式開始。主席在台上首先說明：『這不是戲台，這是冤枉樓，今天郝莊的人半喜半惱，喜的是八路軍來了，今天能訴苦，惱的是以前受了那些苦。張有智做的惡霸事，三天也說不完，郝莊人擠死個虱子也得和他商量商量。他喂着十二個大肥豬，隨便攻人家的花生，攻人家的紅薯，誰也不敢噓聲，今天可要訴訴了。張廣祥首先替被活埋的婦女申冤，他說：『老官要打張有義時，用錢賄買賴狗殺，賴狗沒受賄，就把他的五間房子扒盡，又賣了他的五畝地，我被他有軍去日本。』張占元流着淚說：『我被他逼的老婆嫁了，孩子死了！』他幾巴掌打到張有智的臉上，張有智的鼻子出了血。張大洪說：『我十幾畝地，你給我弄光了，房子也沒給剩。』當台上訴苦時，台下喊着：『有仇的報仇

「有寬的申冤，打倒惡霸張有智！」張有智站在台上却仍洋洋得意。羣衆氣極了，齊喊：「叫張有智往外跪下！」在萬人的壓力下，張有智很順從的雙膝跪下了。朱金良說：「老官逮那個要飯的娘們，」理時，被我看見了。他要害死我，我不敢在家就跑出去了。」郝長頭說：「我給他當工友，六個月的工錢一點不給我，因為借用一條被子，他罰俺爺兒三個下跪。他往俺家強姦去，咱不敢怎樣他。小官，強姦民女睡，叫咱托他出進，我頭上沒鋼板，敢托他嗎？」張大孝之妻說：「老官把俺男人囚在籠子裏，俺娘倆個跪求也不放，他又把俺男人關在火屋裏烤，我沒敢說過，今天才敢說。」張廣祥的老婆說：「他把俺男人充軍到日本，又逼俺走，我是個有主意的人沒走，躲到親戚家裏。」朱王氏說：「你二斤麥子買了俺三間房子，扒了去蓋房子。」張占長的妻說：「把我關在屋裏用火烤，俺男人死在地裏，也不叫俺去看看。」張氏說：「把俺關在屋裏，半天，俺孩子沒有吃的，送上點菓子也不叫吃。」張占茂說：「八路軍

十二月初三到博平，不要給養了，你初八後做了三回報，給誰的？一張占和憤憤的說：「你強姦我嫂子，就我遇着，還叫我給你磕頭賠禮。你怎么這麼壞呢？」說罷到台上打了張有智幾個耳光子。這時人們將那個被活埋的娶飯的老婦人的骷髏掘出來了，擺在台上，萬眾極悲憤的喊着：「叫張有智磕頭，叫他喊娘！」他即刻向骷髏磕了三個頭，又喊了三聲：「我的娘」這時，雖然還擠着大批流淚的等着訴苦的男女們，已經訴了的等的不耐煩，準備把有智父子二人推到台下，亂棍打死。也有的民兵推上子彈。要當場槍殺他倆。在場的幹部及部隊都向羣眾解釋，李縣長對大家說：「聽了大家的訴苦，我們也流淚，相信我，絕對不會和大家兩條心；一定採取大家的意見，依法處理，手銬腳鐐給他捆起來，他的家產充公分給大家。」羣眾情緒仍是百般憤激，磨磨的不肯罷休，又進行了解釋。才讓部隊將犯人帶回城裏入獄。

誰聽了也得落淚

農民翻身小叢書之一

編者 冀魯豫書店編輯部

出版者 冀魯豫書店

總店：朝城

支店：冀南大名

陽穀安樂鎮

朝城城內

代售處：各地郵政局

一九四七年六月初版三〇〇冊

